

與貧窮及受壓逼者連結

1980 卷 12 期 2

余德新

(一) 前言

接到「啓思」編委的邀請，要我寫一篇有關學運的文章，談的是在學生時期所學到的，得到的經驗，到現在做事時有沒有幫助。看了第十一期「啓思」後，發覺「啓思」編委可能找錯對象；報上回顧十年學運的歷史裏，自己參與過的，着實很少，而參與事件中，亦不是以大專學生名義投入，實未能以學運的積極參與者名義來寫這篇文章；幸而，編委說可以多抒發一些感受。其實離開醫學院已有一年半，亦很惦念各位兄弟姊妹，也樂得有機會和各位談談。

(二) 對近年學運的評價

點題太尖銳了！其實亦不可能在這個地方全面去談這個問題，只是想把近年自己觀察到的一些問題，和大家分享。首先要談的，就是學運的方向。上期「啓思」給學運下了一些定義（要義）。

一、學生運動是關乎學生的，是有別於社會運動，它同時反映出學生的特質。

二、「運動」有兩個含意：

甲、它必定是羣眾性的；單獨或個別的行動取向不算運動。

乙、它必定是有向性的，是朝着某個目標取向，是受着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影響的。

我不敢完全同意以上所說的。

是的，學生運動是關乎學生的，但不應該有別於社會運動，學生運動其實是整個社會改革運動的一部份，她應該是社運的先鋒。

近年學運的主要錯誤，就在於未能連結社運，未能與廣大貧窮及受壓逼者站在一道，去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是的，學運有別於社會運動，

這就是近數年來的一個寫照；於是乎，學運的重點就成了當時的所謂派系鬥爭，單單爭取同學利益等，亦成爲了在會議桌上和校園內大字報裏的風潮，而當時的所謂學運領導及積極參與者，就是那些能不斷參與冗長，甚至通宵達旦的會議，那些積極演講辯論和寫大字報的風雲人物。對於整個社會，特別是低下階層，根本就談不上有絲毫的影響。

在殖民地精英主義教育制度下，香港的大學生已是獲得優待的一羣；有時爲自己爭得太多權益的時候，可倒忘了低下階層的苦況。當然，近幾年來，同學亦有參與一些社會性事件：如金禧學潮、菜園村暴力清拆及艇戶爭取上岸等；可惜，有部份同學的投入，只是因爲他們是所謂學運的領導者或是學院活動的負責人，而不是真的願意了解貧下階層的苦況和與他們連結一起爭取權益。往往就因爲出發點的錯誤而導致不能堅持。因爲缺乏對貧窮及受壓逼者的認同，甚至會憑着所謂知識份子的道德感，去譴責他們的行動——八月風暴後，沉艇毀家園之艇戶進入本應用作收容他們的漆咸道臨時安置所後引起部份參與大專學生的反應。

問題的第二個癥結，就是學生會的功能和活動與學生運動，混淆不清。很多人以爲學生會是學運的唯一領導，又將學生會的活動都看成爲學生運動。其實學生運動不一定要由學生會去領導，而學生會的功能與活動亦不單是去攪學運。意識上的錯誤，就導致學生會領導人有順得哥情失嫂意之難，而亦因爲競爭學生會（錯誤的被相等爲學運）的領導權而加劇了前些時候的所謂派系鬥爭。

回顧大學三年裏，在所謂「學運」中，其實並無學到有用的東西，有的，就只是反面教材罷！

（三）醫學院裏說乾坤

記得三年級辦迎新時，就有一位好同學在「啓思」上寫了篇迎新的文章，說醫學院內形勢大好，同學們都比較進步，越來越多同學參與討論及認識問題，並且投入醫學會及學生會的活動等。當我看完文章後，就向他提了一個不能解答問題：你說醫學院內同學都很積極參與學運，那麼請你告訴我，和你日夕相處的本班同學，究竟又有多少學運的積極參與者呢？我告訴他切勿自我吹噓，製造假像，就寫得幾乎連自己也欺騙

了。

無可否認，醫學院同學的參與是比七〇年代初期較為積極，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活動的形式，但這些改變，並不應該妨礙我們去看真正的現實。任何積極於醫學院活動的同學都不能否認，實際參與所謂學運（指文康體活動外）的同學，只是少數份子，而這些同學裏，又以一二年級同學居多；其實很多醫學院同學的心態仍未有基本的改變。試觀近年學生會迎新「荷花池之夜」中部份醫學生的表現，就可以看到六十年代的心態，仍然保留，雖然「學生會之夜」及「醫學院之夜」已相繼取消。

想當年鬥垮「醫學院之夜」，亦並不是什麼大躍進，只是低班同學不滿高班同學的欺負及一些高班同學不滿其他同學瘋狂行爲的表現而矣。其實當時亦未有把這個矛盾，提升去認識社會上壓逼者和受壓逼者的矛盾實況，亦未能引導醫學生去思考將來當醫生後與病人的「高低」關係。

最受醫學生關注的社會活動就是每年的大型健康展覽，辦過了那麼多年，形式上仍然沒有大的改善，只是例行活動而不是運動。大概是醫學生仍然太着重擁有及顯示自己的專業知識而不欲去面對真正的問題及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協助受壓逼者。

幸好，近年低班的同學實際參與社會的行動，如大澳及坪洲的活動，雖然本身沒有參與，但從「啓思」報導看來，總的方向是好的；希望你們這般精神能維持到高班甚至是畢業後，更希望你們能和接觸到的貧下階層，結下牢不可破的交情，從他們那裏，尋找自己將來的出路。

（四）一個警惕

在中學的時代，就認識了不少當時學運的領導人，看他們畢業後的出路，着實給自己一個很大的警惕。學運是否真的只屬於學生時代呢？學生時代談理想、顯幹勁，是否能保證自己將來不會成爲學生時代所憎恨的壓逼者呢？是否自己不諒解那些先我們畢業的學運前輩在「出社會」後所面對的困難呢？當時就給自己一個警惕，切勿放棄自己的理想呀！

階級的背景、現今社會上知識份子的固有利益，都做成了他們離開自己理想的道路。

很多人喜歡說，由於近年來愈來愈多貧下階層的子弟進入大學，因而帶進了很多衝擊，使大學生和貧下階層的感情加深了。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的，但專上教育提供了階級流動的機會；在這些來自木屋區、徙置區的同學畢業後，我們是否考究過，他們之中又有幾個能保有自己的階級感情而不是「無可奈何」地離開自己的階層，甚或由於自己的前途，而不惜打壓自己出身的階層。

醫學生拋開自己的理想，離開學運的隊伍，一般都較早，大概是因為臨牀訓練的影響，使他們下意識地採取了傳統醫生看事物的立場，儼然一羣小醫生。

問題的癥結，大抵就在於缺乏與貧窮及受壓逼者的實質友誼。

醫學院內五年生活，所學到的，得到的經驗，就算是這些吧！

（五）考驗的一年

考完畢業試後到開始實習期間，爭取了最後的機會，到一間收音機廠裏去當過三個星期裝配工人，嘗試過出賣自己的勞力，幹刻板式的單調工作，可是卻沒有出賣過自己的靈魂。

實習的一年破壞性相當大，它扭曲了初當醫生與病人的關係；由於制度上的錯誤，很多時使實習醫生將病人看成是敵人，因為越多病人，他們的工作越重，亦剝削了他們應得的歇息時間。其實，是資本家和當權者用金錢收買我們，去為他們承受那個矛盾；就像巴士司機一樣，受了那千多元的薪水，就代替資本家和造成混亂交通情況的當權者，去承受市民的一切責罵，和對乘客產生敵對的態度。

實習的一年，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需要朋友，特別是其他行業及階層的朋友去協助自己反省和鼓勵自己堅持理想。這年工作非常忙碌，亦有在繁忙中犯過不少錯誤，可是仍然繼續在工餘參與羣眾運動，與大專學生亦有一定的接觸；發覺實習的一年，並不是忙得可拋棄理想。

（六）往前望

現在面對的，是服務與專業知識及經驗追尋的矛盾。

醫生在現今制度下的社會角色，病人過份倚賴醫生照顧，醫務人員的壟斷醫學知識，一個扭曲了的醫生 — 病人關係……這一切都是相距理想甚遠，需要改造的；一個人的力量難動絲毫，需要團聚更多的力量，去改革整個關係和制度。

畢業後的同學，很多時被醫生的社會角色規範了自己的發展，但我仍然要說，醫生不單是醫療機器的一部份，還是社會上的一份子，又何必被「醫生」一詞限制了自己的發展呢！醫療工作肯定是需要及有價值的，但卻不能否定有其他更需要的工作。

往前望，方向還未清晰明朗，仍然需要不斷的學習，特別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及其影響的因素；但是，絕不能脫離貧窮及受壓逼者啊！